



茶花女

法·小仲馬著




香港滙通書店印行



女 花 茶

法·小仲馬著 夏康農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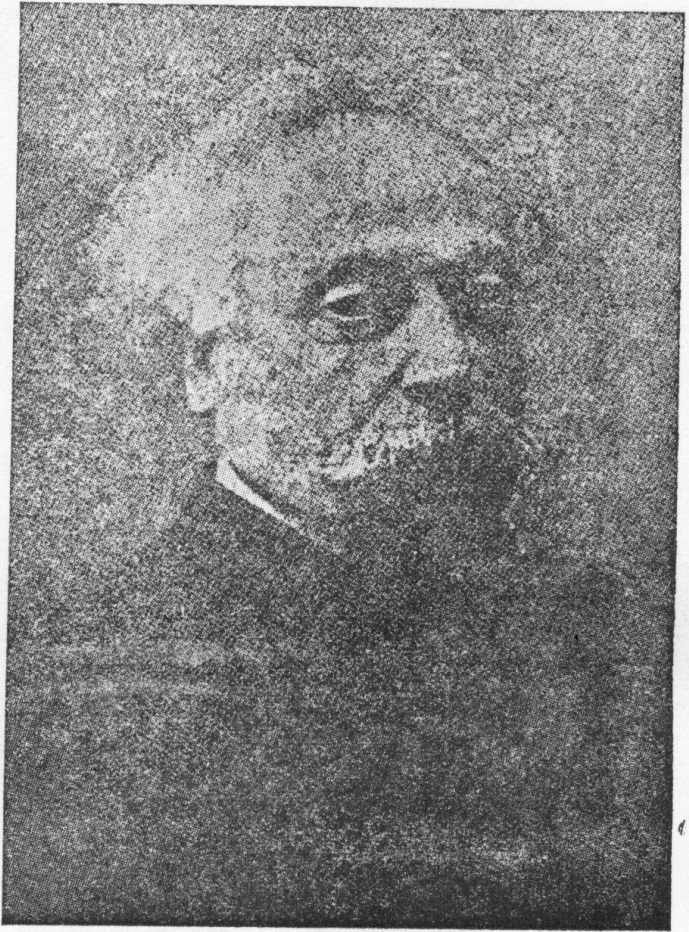
香港 滙通書店 印行

茶 花 女

原 著 者	法 · 小 仲 馬
譯 者	夏 康 農
印 行 者	滙 通 書 店
	香港威靈頓二四號二樓
	電話：三二四九一
承 印 者	★ 生 印 刷 所
	香港灣仔利東街二十號

◁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

1963 年 5 月 出版 H. K. \$ 2.50



本 書 作 者

我的意見以爲只有在多多研究了人性以後我們纔始能够動筆創造出人物來；猶之乎只有在認真學習了一種語言以後，我們纔始能够運用這種語言一樣。

此刻還沒有到創作的年齡，我也就以述說已有的故事自足了。

所以我請求讀者相信我述說的這一件故事的真實，這裏面的人物，除去女主角以外，還都活着的呢。

并且，我這裏收集的事實，一大部分都可以在巴黎找到見證人，如果我的話還不够證實。不過因了一點特別的機緣，只有我一個人可以寫得出來，因爲我知道了末段的隱情，如果沒有這末段的情節，簡直就不成其爲一件完整有趣的故事了。

事實是這樣給我知道的：

在一千八百四十七年三月十二那一天，我在拉費特路看見一大張拍賣傢具古董的黃色廣告。這拍賣是在一件喪事以後舉行的，廣告上面沒有指明死者是什麼人，只說了拍賣的地點在昂丹路九號，時間是本月十六日從正午到午後五時。

廣告上還附說了一件事，是在三十三十四兩天大家還可以先期參觀那住宅及傢具等。

我向來是愛好古董的，所以想着不要錯過了這個機會，即使不一定買，至少也可以看看有些什麼東西。

第二天，我就到了昂丹路九號去了。

時候還早得很，可是房子裏面已經有了男男女女的看客；尤其是那般闊綽的女客。穿着天鵝絨的衣服，圍着克什米爾羊皮的披肩，放着華美的篷車在門外等候的，她們也對着眼前的奢華出神，露出她們的驚訝，甚至於讚賞。

後來我就明白了這讚賞和驚訝的來由了；當我也用心攷察時，我很容易地看出我是走到了一個娼家姑娘的房子裏面。大抵大戶人家的女人們關心想看的東西（這些正都是大戶人家的女人），就正是這種姑娘們的住宅；這種姑娘們的新奇的裝扮，一天一天地教她們學樣，并且，同她們一樣，而且就在她們的左右。這些姑娘們也在大戲院裏有她們的包廂；她們在巴黎市上擺弄她們的冶豔的豐姿，她們的珠寶，她們的纖行。

此刻我們走到的這所住宅裏的一個姑娘，是已經死了：所以最規矩最貞節的女人也可一直走進她的臥室，死已經洗淨了污穢處所裏面的空氣。其實，她們也有她們的怨詞，如果用得着怨詞的話，她們到這裏來無非爲了這裏有東西拍賣，并不知道她們來訪的是什麼人家。她們看見了廣告，她們想來看看廣告上所允許察看的東西，并且預先選定了她們想買的；事情原來再簡單也沒有。這自然禁止不了她們在這一堆佳品裏面探尋這個姑娘的生活，她們原來一定早聽到了大家談說這個新奇的故事的。

可惜地是這裏面的神秘隨着觀音一同死去了，不管這般太太們有多大的願心，她們也只能看着這個姑娘死後出賣的東西驚奇，再也看不到她生前出賣的絲毫了。

說到頭來，畢竟是還有些貨可以買賣的。傢具陳設都是上等的貨色。紅木的桌椅，賽佛同中國的瓷瓶，薩格斯的雕像，綢緞，上等的紗絨，什麼都不缺少。

我在這所房子裏面隨意走着，跟隨着這般貴婦人們。她們走進一間懸着波斯花錦的房間裏去，

當我也跟着走進去時，差不多同時她們帶笑地又走出來了，彷彿遇見了什麼害羞的事體似的。這樣我到反轉更加切想進去看看了。這原來是梳妝間，裏面陳列着應有盡有的最細緻的物品，也像是死者最高度的奢侈的表現。

靠住牆邊的一張六尺長三尺寬的桌子上面，閃爍着奧哥克與阿狄阿店裏的一切珠寶，這是一套很精緻的收藏品，成千的件數裏面沒有一件不是金質或者銀質的。但是這一套想來定是逐漸地收集起來。而且也不是單一的恩愛完成的。

在我是不覺得看看一個花柳場中的姑娘的梳妝間是難以爲情的，我到很有興致細心察看一切，不管牠是什麼東西。我看出了這所有的精緻彫鏤的物品上面，刻着各種縮寫的名字，附着不同的標誌。

我去這許多物品，每一件都代表着可憐的姑娘的一次失身；一面我心裏想着上帝還算饒恕了她，因爲他並沒有給她照常的懲罰，他讓她在老年以前的奢華嬌美中死去了，對於她們這種人，老境正是第一度的死亡啊。

實在地，有什麼比看着罪過的老境還更悲傷的，尤其是對於女人？到了這種老境一點點尊嚴也沒有了，一點點興味也喚引不起來了。這無窮期的追悔，並不是追悔從前走差了路，只悔着錯作了的打算，浪耗了的金錢，說到這，這真是世上最可慘的事件了。我曾經認識一個漂亮的女人，她一生只剩下了一個女兒，這女兒據說是同她從前一樣地美麗，這可憐的孩子，她的母親從來沒有一次叫她一聲：「你是我的女兒，」不是爲了命令她供養她的老境的，正如這老女人自己的兒年也是靠這種糧食培養一樣。這可憐的女兒叫做路易芝。她服從母親的命令，奉獻了她自己，不是出從志願，不是出於情欲，不是出於享樂，彷彿學習一種手藝一樣。

連續的墮落生涯，而且是早熟的墮落，再配上長期病態的身體，完全消滅了這個女孩子辨別善惡的智慧，這智慧也許上帝曾經分配了給她，但從來沒有人想到爲她誘發。

我永遠想得起這個年輕的姑娘，差不多在每一天的同一時辰裏她都要走上大街來，她的母親不斷地陪伴着她，恰像真的母親陪伴着真的女兒那樣地殷勤。那時候我還年輕，已經習於接受我的時代的廉價道德，不以這爲稀奇了。可是我還記得一看見了這醜惡而罪過的監視馬上就引起我的輕蔑與厭惡。從來沒有一個處女的顏面上能够放射出像她這樣純潔無猜的，像這樣憂鬱苦痛的表情。她竟像一幅基督犧牲的神像。

有一天，這姑娘的臉上顏色開朗起來了。在她母親掌握着的墮落生涯中，上帝似乎也允許給予她一點幸福，說起來上帝造成她這般無力，到底爲什麼拋棄她在生活痛苦的重負下面一點安慰也沒有呢？有那麼一天，她覺察出她懷孕了。她還保留着的一點純潔竟使她爲了這件事高興到發抖。人的靈魂真有些奇奇怪怪的避難自慰的地方！路易芝連忙地將這好消息報告母親。說起來也慚愧，——可是我們是在述說一件真的事實，要不是爲了指陳出這些受了譴罰而無法醫訴的生物的冤苦，最好我們還是封住我們的口。說起來也慚愧，我說，路易芝的母親答復她說她們有了兩個已經儘够，再够不上養活三個了；她說是這種孩子用不着，并且懷孕就攔了功夫。

第二天，一個產婆（我們只附帶地提一筆說這產婆是母親的朋友）來看了一看路易芝；她在牀上睡了幾天，再起來時臉色更慘白，體力更瘦弱了。

三個月以後，有一個人可憐了這女孩子，弄了她去診治好了她的病；但是最後的刺激過於強烈，一場小產之後她就死去了。

那個母親還活着的呢：怎樣活法？天老爺知道。

在我仔細瀏覽那些金銀器皿的時候，這一件故事又走進了我的腦筋裏來，一面這麼迴想，時間却彷彿流過了一大段，我看出這房子裏面只剩了我和一個守門人了。他在門口正留心地攷察我是否偷了什麼東西。

我走近了這個負責的人，難爲他斂了我不少的心。

「先生，」我問他，「你可以告訴我從前住在這裏的人的名字嗎？」

「瑪格麗特·哥吉耶姑娘。」

我知道這個姑娘的名字，并且也認識她的面孔的。

「怎麼！」我向守門人說，「瑪格麗特·哥吉耶死了？」

「是呀，先生。」

「是什麼時候呵？」

「我想有三個禮拜了吧。」

「爲什麼讓大家都來參觀她的房子呢？」

「債主們想着這樣一定可以幫助拍賣，大家可以先來看看傢具同各種材料；你明白了吧。這樣好勸得人買。」

「那麼她還有些債？」

「呵！先生，不少的呢。」

「拍賣的錢够抵還得來吧？」

「還有多多的呢。」

「那麼，多餘的該給誰呢？」

「給她家裏。」

「原來她還有一個家？」

「彷彿是的吧。」

「打攪了你，先生。」

看門人相信了我的來意無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我就出來了。

「可憐的姑娘！」我走回家時對我自己說，「她死的時候該是很淒慘的吧，在她們的世界裏，只有在身體健康健健的條件之下才有朋友呢。」想着想着不由得我憐憫起瑪格麗特·哥吉耶的命運來了。

在許多人看來這彷彿是可笑的事了，但是我對於娼家姑娘們有無限的寬容，并且也懶得去討論這寬容的道理。

有一天，在我正往省署裏去取護照的時候，我看見一條小街上有兩個警察拖着一個姑娘。我不知道這個姑娘犯了什麼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時她正在搶着擁抱一個幾個月大的孩子，滿臉熱淚地哭着，她的被捕拆離了他們母子。從這一天以後，我再也不曉得輕視第一眼看見的女人了。

拍賣定在十六日舉行。

在參觀同拍賣的日期中間還留了一天的空隔，爲的好讓陳設店裏的人有時間撤掉那些窗幔牆幃之類的東西下來。

在這時候我正從外地旅行回來。朋友們并不會拿瑪格麗特的死當作別後重逢時必須報告的各種重大新聞中的一件向我談述；這也是很自然的事。瑪格麗特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但是愈是生前聲名洋溢的這一類的女子，死後愈是冷落。她們正像太陽，沒落時同升起時一樣，靜悄悄地沒有人理會。如果她們死得年輕，還引得起一般情人們同時留戀，一個聲名很大的巴黎姑娘的情人們差不多彼此都是朋友。大家也談一談她的生平，交換交換各人的感想；彼此的生活仍然照常度去，彷彿這變故不會發生似的，也引不出他們的一滴眼淚。

在現在這年頭，對於二十五齡年歲的人，眼淚變成了稀罕的東西了。至多也只有曾經給過同樣眼淚的原價的父母，才始有資格換得到他們的。

至於我呢，雖然我的名字并不會刻在瑪格麗特的任何物品上。可是我適纔自白的這一點本能的寬容，同天然的憐憫心使我深長思量到她的死亡，也許她還值不上我如此深念呢。

我記得會經常時在尙塞利塞樹林遇見過她，那裏她是每天必去的，坐在她的小巧藍漆篷車裏，兩個俊美栗色的馬拉曳着。那時我就注意到她的超出同儕的丰度，襯着絕殊的姿色，更加顯出她的高超。

她們這般可憐的生物在出門的時候總有些不知道是什麼人伴隨着的。男子們既然沒有一個人願意公開他對於這種女子的曖昧關係，同時她們這種女子又都怕孤寂，所以她們常常挈引着在一路的不是比她們境況較苦沒有車子坐的姑娘，就是那些講究的老太太（其實一點也講究不起來）。有了她們這些同伴在一道，旁人就可以不必就心地探聽出她們陪伴着的姑娘的身世同細情了。

瑪格麗特的情形可并不是這樣。她到尙塞利塞去老是獨自一個人，坐在她的車子裏面極力地躲藏着自已，在冬天披圍着一條長克什米爾披肩，夏天穿着極其樸素的衣衫。即使在她愛好的閒步時遇到了她所熟識的人們，偶然也向着他們微微一笑，這微笑也只有他們才看得出來：是一個公爵夫人才能有這種的笑法。她不像她的同行的姑娘們一樣，在由圓場到尙塞利塞進口的路上，來回地只走，她的兩匹馬是一直拉她拉到樹林裏的，在那裏她走下車來慢步一個鐘頭的光景，再上她的車子趕着馬快步地回家。

所有這些情景，重新跳進我的記憶裏來了，我惋惜這個姑娘的死正像人家惋惜一件藝術的作品完全毀壞了一樣。

女人裏面再也沒有看見有比瑪格麗特更美麗動人的姿色的了。身材高高瘦瘦的，雖然稍嫌過度，但她有特別高明的本領裝束起來可以使這一點天然的缺陷完全消失。她的克什米爾披肩的下端一直拖長到地，兩邊飄露出綢衫的寬闊的衣襟，厚茸茸的皮袖頭裏藏着她的兩手，緊貼在她胸前，旁邊圍着褶紋的曲線是那樣地勻稱，任你再愛挑剔的眼睛，看去也沒有話說。

一副絕妙的頭臉是異常地媚人。頭是小小的，正像繆塞所說，她母說彷彿故意造成她這樣小巧，爲了好細心製作似的。

你試在一個描畫不出地柔媚的蛋形顏面上，放下一對黑黑的眼珠，上面蓋着兩彎如畫地純淨的眉

毛；再在眼睛前面，遮掩一層長長的睫毛，牠們低垂時在玻璃般顏色的兩頰上撒下一陣輕微的陰影，再添上一副清秀筆直而靈敏的鼻子，兩個鼻孔教一種肉感生活的強烈要求給稍稍張開了來；再畫上一張整齊的嘴，柔脣輕開處擺着乳樣潔白的牙齒；然後再渲染一渲染那絨樣柔膩的皮膚，下面蓋着一對不會經人觸摩過的桃子似的臉頰；這樣你就可以得到這一副頭臉的全景了。

黑得像墨玉的頭髮，或有或無地漾着天然的波紋，在額前分作寬闊的兩股，消失在腦蓋後部，露出兩隻耳朵的下尖，尖端閃耀着價值四五千佛郎一件的鑽石耳墜。

爲什麼像瑪格麗特那樣熱烈的生平會在額面上留下這樣寬稚純貞的表情，這真是教我們研究不出結果的疑問。

瑪格麗特有一幅維達勒替她作的畫像，也只有他一個人纔能畫得出來。這幅像在她死後我會經保有了幾天，畫得是驚人地生動恰肖，我的記憶還描寫不出的地方我就拿牠作參考材料。

我在這一章裏描寫的細節，有的是到後來纔知道的，但是此刻我一起都記了下來，省得後面談到這個女子的故事時又回頭來追述。

瑪格麗特生時，所有的劇本的創演她都要到場的，她每天晚上都在戲院舞場裏度過。只要一有新作的劇本上演，一定可以碰得見她有三件東西永遠不會離她的左右：一副手拿的遠視眼鏡，一口袋糖菓還有一束茶花。

一個月裏頭有二十五天地拿的茶花是白的，還有五天是紅的，從來誰也不知道這顏色的變換有什麼理由，常到她愛去的戲院裏看戲的人們同她的朋友，大家都同我一樣注意到這件事，我此刻不過提起提起，并不能有什麼解釋。

除了茶花以外從來沒有人看見她身旁有過別樣的花。所以在她的賣花娘巴爾客太太家裏有人就替

她取了一個別號，叫她作茶花女，這名字一直留傳了下來。

瑪格麗特曾經作過巴黎市上頂排場入時的青年們的情婦，她自己公開向人承認，他們也都以此自誇，足見得情夫情婦彼此頗能相得。

可是，約莫有了三年以來，從巴涅爾一次旅行回來以後，據說她只和一個外國的老年公爵同居。這老人極其富有，他用盡了力量想改正她過去的生活，並且她也表示願接受。

這件事我是這樣聽到人傳說的：

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的春季，瑪格麗特身體極其病弱，醫生囑咐她務必要去有礦泉的地方調養。她於是就去了巴涅爾市。

那裏的一羣病人中間，有個這個公爵的女兒，她、謹害着同瑪格麗特一樣的病，並且相貌也極其相似，不相識的人會把她們認成倆姊妹。只是，公爵孀居的病已經到了肺結核的第三期，瑪格麗特到那裏沒有幾天之後，她就死去了。

有一天早上，公爵因了在巴涅爾的土裏埋葬了他心愛的女兒還停留在那裏不忍再去的，偶然在一條大路的轉角處瞥見了瑪格麗特。他彷彿看見了他的孩子的影像，就一直向她走去，握着她的兩隻手，流着淚親吻她，也不問她到底是誰，遲就要求允許他常去看她，並願以愛死去的女兒的情感轉移到她身上。

瑪格麗特本來單獨住在巴涅爾的，只隨身帶了一個女僕，一面想着對於這老年人也沒有什麼嫌疑可避，就應允了他的要求。

在巴涅爾有許多人都認識瑪格麗特的，他們走去公爵那裏報告了哥吉耶姑娘是怎樣身分的人。這對於老年人自然是一個打擊，因為這樣他就再看不出她像他的女兒了。可是時候也已經遲了，她已經

成了他心上不可少的需要，他傷慟之後還能繼續生活下去的，她是唯一的藉詞。

他一點也不吝備她（他也沒有吝備她的權利），反是慰問她是否能够改換得她的生活來。他願意貢獻她所需求的一切，作為交換她犧牲了舊時生活的酬報。她應允了。

我們還要知道這時候正是在瑪格麗特的病中。對於她這種熱情的性格，她正以為過去的生涯就是使她得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一種迷信的心理教她希望上帝囚了她的悔悟與皈依賜還給她美色與健康。

泉水的治療，長睡的靜養以及自然的疲乏，安閒的散步，這許多原因果然在夏季將盡的時候也差不多使她回復了健康。

公爵陪伴着瑪格麗特回到巴黎，仍然像在巴涅爾一樣常去看她。

他們的結合，在旁人也不知道實在的來歷，也不知道實在的動機的，自然引起大家的注意，從前公爵是以財富出名的，現在大家也認識他的浪費了。大家都以為老年公爵已愛上了這個年輕姑娘，這原來也是在老年富人們所常有的事。大家什麼都設想到了，只除去真的事實。

事實是這個父親對於瑪格麗特的感情原來是極其純潔的，除去了心的契合以外無論什麼念頭對於他彷彿都是一種猥褻，除去一個女兒能從父親口裏聽到的話以外，他從不向她說出旁的一個字眼。

但是我們也不要錯想了我們的女主人公，以為她真的從此改換了她從前的生活。在巴涅爾的養病期中，她應允了公爵的信約並不難保持，事實上倒也還能保持得住；但是一旦又回到了巴黎，這倒慣於跳舞場中及酒食徵逐隊裏的生活的姑娘，立刻就感覺到孤寂會使她悶死，寂寞中僅有的公爵的定期訪問，是不够解除她的煩悶的，舊時生活的火熱的氣息重新吹入她的腦底，吹入她的心扉。

而且瑪格麗特從這次的旅行回來以後比歷來都更加美麗，她又正在二十的妙齡，她的暫時睡伏了，却并不會克服下來的病魔，繼續地催促她要求滿足火熱的願望；差不多胸部的病態總會引起這種紀

果的。

公爵的一般朋友一向都以爲他同年輕的姑娘有了曖昧的關係的，時刻都在偵察她的行動。他們向公爵報告，說是在準知道公爵不去看她的時候就接待旁的客人，并且這種拜訪常時延長到第二天；公爵聽到這消息時自然感覺極大的苦痛。

瑪格麗特經了盤問之後一切都向公爵承招了，還坦白地勸告他以後不必再關切到她，她說是再沒有力量保持訂下好的信約，所以也就不願意再收受一個被她欺騙的人的恩惠。

公爵一禮拜不去看她了，他唯一的辦法只有這樣做，到了第八天他却去請求她仍舊允許他們往來；只要常常會得着面，一切都聽她自主，那怕令他難過到要死，他也決不吐露一點責備的意思。

這就是瑪格麗特回轉巴黎以後三個月的事情，時間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月之間，

十六日的午後一時我到了昂丹路。

從遠遠的門外就聽到拍賣委員的叫聲。

滿屋子裏都是人。

墮落的繁華社會裏的名角都到了場，暗中給大戶人家的貴婦人們儘瞧一個够；這些貴婦人們再借光一次來看拍賣的名義，滿可以挨近地細心瞧瞧平時沒有機會接近，心裏也許妒羨她們的自由享樂的姑娘們。F.公爵夫人的手臂碰着了以哀豔著名的A.姑娘；T.侯爵夫人正在遲疑着同風流名噪一時的D.太太爭買一件傢具；那一位老是打算毀了家產去度放蕩生涯而事實上老是連收入都還花不完的Y.公爵一面陪着善談故事的Z.夫人攀談，一面瞟着常好馳騁尙塞利塞道上的N.夫人彼此鬥弄眼色；還有僅用她的聰明就博得極大的財富的R.女士，不管天氣的寒冷她也來買點東西。

此外我們還可以舉出在場的許多人們的縮寫名字來；但是怕的厭煩了讀者，也就從省。我們只要知道在場的大眾都是發狂似地高興就够了。也有許多女太太們本都認識死者的，不過裝着彷彿不記得這回事罷了。

大家高聲談笑着；拍賣委員們震破了腦殼地儘叫喊着：站滿在拍賣檯子前面的商人儘管在那裏請求大家寂靜些好讓他們談論生意結果，一點也不見效，從來沒有見過這般喧嘈雜亂的集會。

在這一片亂嘈中我悄悄地溜進去，一想到就在隔壁的房間裏面死去了可憐的姑娘，不禁感到悲傷。與其說是來買東西，毋寧說我是來看着熱鬧的，來看見那些商人們每當一件物品賣出的價格超過